七修類稿/卷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一

► 卷四十二

古鏡

周穆王時有火齊鏡，秦始皇有方鏡，不知《博古圖》、《考古圖》、《格古要論》俱無古鏡之說，惟《考古》才有舞鏡、鏡奩之收。國朝杭人商販於汴，自先君始，在汴得古銅器最多，歸即貨去。先君謝世，遺有四銖等錢一櫃，鼎瓶等器數十件，鏡三十餘麵。餘方五齡，老母崇信道佛，不知古物價高，多施以鑄鍾磬佛像，今所存尚有數件，每遐想而興歎。今以所愛之鏡，如秦八角江心鏡、黑漆古、翡翠色者，然猶在日性癖好古，因漫誌之於左，補《考古》之一也。

左鏡，形八角，大四寸，厚可二分，背則芝草飛鳥，自邊至的，光勘影約，擊之聲甚清細，古意宛然，與諸鏡不同。得二面：一則麵有微斑界其一角，一則清如止水，皆水銀古也。良工嘗見雲，此正謂秦八角耳。一送友人，一為家奴所碎，中即白金，內外一色，真可謂數千年物也。

左鏡，形將四寸，邊匾而厚二分，中則凹薄其半，凡四層至的，第二層四釘八蟲，形如青蕪，瑩潤精過玉，惜其面微有蝕痕，清明如水照。予小至老，未嘗一拂拭焉，真可嘉可愛，必出秦、漢間黑漆古也。

左鏡，背篆文頗難識，其中有的，的外篆十二支，間錯飛鳥，其外篆此四十二字；又外環繞猛獸，皆極細，文獸之外，又細文，凡四層，總徑八寸；麵雖蝕晦，而明處尚可數

發，背麵皆翡翠之色，豔豔可愛。惜不可以開磨，施之宗陽鍾內，大抵秦、漢間物出。

左鏡，厚八分，徑尺餘，自邊至的，凡七變文藻，而第四層乃正書三十七字，的極偉，諺云：唐大鼻也，真水銀古物。背亦光采奪目，麵無纖毫斑蝕，宛如新磨；據五月五日之文並鼻，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；況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勢，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。今在友人王蔭伯家，然其文載之《東觀餘論》，但「需」 作「瑞」，「舞」作「儛」，「精」作「情」。黃長睿直以為唐鏡，而不知江心鏡也。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鼓鑄，又曰辟邪鏡；山在水中，故曰仙山；江水周流，故曰智水雲。

布刀

右十布錢，王莽鑄之，大布、小布、慶布、差布、厚布、幼布、麼布、小布、中布、大黃布、廣五分，重十五銖。

田布

右田布錢，長一寸七分，肩廣一寸，足門廣六寸。

契刀

右古契丹，王莽造，環如錢，一刀五百。

錯刀右錯刀，以黃金錯其一刀，直五千。

右大黃布刀，十三分，重七銖。

漢皮幣

右皮幣，漢武元狩四年造，以白鹿皮為之，存毛，方尺，緣飾金文，繡以五彩，凡朝覲聘享，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，用四十萬。

漢白金三品

右白金三品，漢武元狩四年鑄，銀錫為之，以天用莫如龍，圓之以象天，其文龍，重八兩，用三千；地用莫如馬，方之以象地，其文馬，差小，重六兩，用五百；人用莫如王，撱之以象人，其文龜，重四兩，用三百。

莫月鼎

莫月鼎，元高士也，未識其像與事。嘉靖中，朝廷遣使來吳，訪取法書，並得其像，乃坐像也，赤麵少發，係小道冠於腦後，名人題讚甚多，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，文不載於學士集中，因錄其略於稿。傳曰：

莫月鼎，諱起炎，湖州月河溪人，生而秀朗，肌膚玉雪，雙目有光射人。習科舉業，三試不利，乃絕去世故，從事禪觀之學，脅不沾席者數年，已而著道士服，更名洞乙，自號為月鼎。入青城山見徐無極，受五雷之法。又聞南豐有鄒鐵璧，得王侍宸斬勘雷書，乃亟往，委身童仆。會鄒病革，將遣去，月鼎拜且泣，具以實告，鄒驚歎，即以其書相授。於是月鼎召雷雨，破鬼魅，動與天合，雖嬉笑怒罵，皆若有神從之者。寶祐戊午，浙東大旱，馬廷鸞方守紹興，迎致之，月鼎瞑目按劍，呼雷神役之，俄而震霆一聲，大雨傾注。穆陵聞之，賜詩一章。世祖至元己丑，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，物色見帝。帝詔近侍持果肴觴之，時天色爽霽，帝曰：「可聞雷否？」對曰：「可。」即取胡桃擲地，雷應聲而發，雷撼殿庭，帝為之改容，賜以金繒，月鼎碎之以濟寒窶。有旨俾掌道教，月鼎以年耄辭，遂給驛南旋。放於酒肉，無日不醉，醉輒白眼望天，陰飆颯颯起衣袖間，陽狂不妄與人接；然頗閔疾疢者，有來告急，或以蟹黃篆符與之，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，無不立愈，故咸以真官稱。嘗宿蕃釐觀，觀中道士中秋方宴，有雲蔽月不解；道士知其所為，急邀至席，且謝過，月鼎以手指之，雲散如洗。有賣餅家積餅為物竊去，月鼎焚符，頃刻斬猢猻首投於前。市魁娶婦，道為白猿精所攝，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，狂飆遽作，飄婦還舍。問之，婦云：「方在北高峰，不知何以至此也。」歲庚申，屬其徒王繼華曰：「明年正月十三日，將化於汝家。」及期，瞑目而坐，繼華問身後事，搖首曰：「俟五事備可也。」夜半，風雲雷電雨交作，月鼎索筆書偈，泊然而逝，壽六十九。繼華奉遺蛻葬於蘇之長洲陳公鄉，去丹霞道院三里，又聞有像在昆山陸文量家。

廖瑩中

廖瑩中，字群玉，賈似道客也，博學能文。賈之師潰待罪之日，諸客皆去，瑩中獨依之。一日，對飲泣別，歸時語姬妾曰：「我從丞相，情無間然，今相必南行。」又曰：「吾

平生不敢負人，天地必能鑒之。」即服片腦死。噫！廖從數十年，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？既無間然，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？今日之死，諒已亦不可免，故死之耳，大言欺妻妾，人誰信哉！不然，亦輕死矣，孰使從之，謬哉！《癸辛雜志》特細記之。予每見其題名湖山，因感而跋出。

威寧伯二讖

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，風卷試卷，飛揚空中，不知所之，竟以內閣別紙賜寫。後拜左都御史，破威寧海子，俘酋首虜，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，封威寧伯，豈非試卷飛騰之意與？一日，忽思退休，賦詩云：「歸去來兮歸去來，千金難買釣魚台；也知世事隻如此，試問古人安在哉？綠醑有情憐我老，黃花無主為誰開？平生事業心如火，一夜西風化作灰。」未幾，竟以事敗，徙陸安州安置，遂符「一夜化灰」之速，「貢花無主」之讖。《譚纂》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，人嫁之王耳，殊不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：「那有伊周事業來，恥隨郭隗上金台；權謀術數何深也，局量規模真少哉。半世功名如隙過，一場富貴似花開；於今門下三千士，一半寒心一半灰。」然聞其人雖尚權譎而非君子，實文事武備者也，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，邊徼虜情、將士強弱，皆在胸中，才智樂為之用也。又詩雖粗，亦有好句，如 「世間惟有征夫苦，天下無如邊塞寒」，「發為胡笳吹作雪，心因烽火煉成丹」，亦佳也。

鍾聲數珠

鍾聲，晨昏扣一百八聲者，一歲之義也。蓋年有十二月，二十四氣，七十二候，正得此數。釋氏念珠，亦借此義。具《楞伽經》中菩薩問也。

海市

登州海市，世以為怪，不知有可格之理，第人礙於聞見之不廣，故於理有難窮。觀其所見之地有常，而所見之物亦有常，又獨見於春夏之時，是可知也。古云：桑田變海。安知海市之地，原非城郭山林之所？春夏之時，地氣發生，則於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，薰蒸以呈其象也。故秋冬寂然，無煙無霧之時，又不然矣。觀今所圖海市之形，不過城郭山林而已，豈有怪異也耶？蘇人徐大參翊常云：陝西郊野，忽日起煙霧，漸有人物車騎之形。又聞淞江春霧時，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。廣西象州山中，雨後遍有象狀。豈三方所見，亦鬼怪也耶？蓋陝乃古今戰場，人馬所喪，不知其幾；象州山中乃山象之地，

死象亦不知其幾。或久積骸於地，或新結氣空中，遇天地絪縕，則隨氣以見。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？若戰場中夜時有磷、有聲，亦積氣之所至耳，何足為怪！

古今金珠

漢祖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；梁孝王臨死，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；吳國懸賞，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，次賞有差；周勃賜金五千斤；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。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，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。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，不過百而已；賞者數十數百，用者數千數萬，尚常告乏矣。且如劉瑾、朱寧，所抄不過數萬，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。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，少加飾焉，庶民無敢用也。今之時，朝廷宮室器皿服用，無一不用，而庶民亦漸擬之矣。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，鍍裹所費不一。此固尚有說焉。至於珠也。項羽遺張良二斗，孫權遺宗預一斛，張方劫帝西遷，輦真珠百餘斛，恐今內府亦不如此，雖宋、元以來亦未之聞。此則非金有上下之耗也，今天下且廣，何以少耶？是不可理詰耳。

夜覺

古云：聖人無夢，愚人無夢。予堂兄自言無夢，甥婿陳郎中亦曰：某一二年偶有一夢。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，古人所言者常，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。又人魘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，尤異也。聞寧藩為變之前年，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；及反之日，一軍夜皆魘叫。後省民有並逆徒被戮者，豈非此輩俱魘寐而活者耶？意患此者多非富貴之人，家人亦有是患者，雖非起床開戶，時有魘至一二時，人不能喚省。因是常讀《周禮·秋官》，司寤氏謂主夜覺者，疏云：「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，故謂之夜覺。」然解正義恐非，則知古患此者亦有之耳。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，並錄於左：

治鬼挽救魘人法：降香末一錢麝香末三分朱砂末三分雄黃末三分皂角末一錢艾揉五錢

右藥用草紙包為長筒，用瓦二塊封在內，點火留一頭出煙，放在床上床下，則夢魘鬼怪俱除也。卻忌婦人、雞犬、四眼。

火魚

杭自嘉請戊申來，生有一種金鯽，名曰火魚，以色至赤故也，人無有不好，家無有不蓄，

競色射利，交相爭尚，多者十餘缸，至壬子極矣。予見而憂之，語友曰：「《洪範五行傳》云：魚，陰類，下人象也；鱗，甲兵之象也。今赤色者，火之象也，況曰火魚，其兵火之兆乎。」是年倭賊遂發，寇台、寧、紹、杭、嘉興，直抵南直隸沿海一帶，殺官掠地，人遭屠戮，屋被火燒，至處甚為慘刻，朝廷雖遣重臣武將以剿之，勝敗常相半焉，豈非其數耶！至□□年方平，魚亦漸消爍，氣數兆災，昭然也。

奇藍香

奇藍香出占城等國，誌書皆書「奇南」二字，《星槎勝覽》書「棋楠」二字，問之人，人不知也。昨見潘希曾使安南，得其國之所賜書物，錄之於稿，乃此 「奇藍」二字。想誌書等傳寫之訛也。